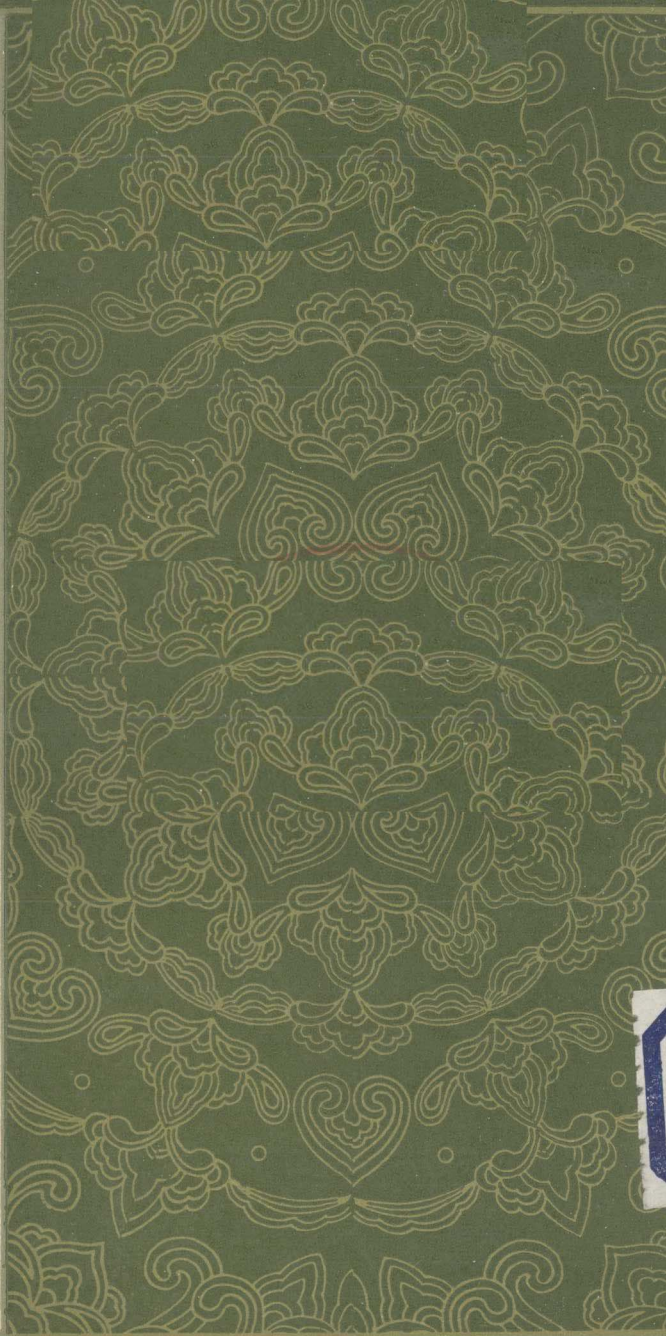


石屋續譜

馬叔倫撰并書





石屋續審

馬敘倫著

上海書店



本书根据建文书店1949年版复印

石 屋 续 沈

马叙伦著

上海书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401号)

上海影印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

1984年11月第一版 1984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J 94·1 定价0.75元

目次

胡雪巖之好色·····	一	湯爾和晚節不終·····	三
張之洞·····	二	蔣百里之自殺與被幽·····	五
清帝惡洋鬼子·····	四	北平糞道水道之專利·····	七
清帝惡疾·····	五	俳優 戲劇 歌舞·····	九
大成教魁·····	六	車夫之言·····	三
圖松先生之盛德·····	八	國號不宜省稱·····	五
父子平等稱呼·····	九	孫傳芳·····	六
張宗昌·····	十	章太炎書札中稱謂·····	六
中美同俗·····	十二	紀年不宜用干支·····	元

西方接引佛·····	三	張勳復辟·····	五二
古代契牒文字·····	三三	男角女羈·····	五四
抱告·····	三三	福康安果誰子·····	五五
底子是好的·····	三四	周赤忱談辛亥浙江光復·····	五六
官場陋習·····	三五	孫渠田先生逸事·····	五六
芸閣論清代書人風氣·····	三七	錢江風月·····	五九
清宣宗嗜鴉片煙·····	三八	汪康年·····	六一
文廷式論董書·····	四〇	汪精衛與張靜江書·····	六五
杭州闡秀詩·····	四二	習慣失辭·····	六六
董皇后·····	四四	馬將牌·····	六九
蛻蛄教 在理教·····	四四	續之故事·····	七一
八股文程式·····	四九	陶公匱 陶成章之死·····	七三

夏震武·····	七五	戒王超凡·····	九一
蔡元培逸事·····	七七	千支由來·····	九二
三菱公司·····	七六	哀啓格式·····	九三
黑車子·····	七九	家庭中稱大人·····	九四
章一山·····	八〇	與許緘夫論佛·····	九五
王福厂 沈尹默書優劣·····	八二	王小宋之佛學救世論·····	九六
諷刺聯詞·····	八三	雲林寺僧 天竺寺僧·····	一〇四
袁巽初詞·····	八四	東嶽廟·····	一〇七
潘復殺邵飄萍林白水·····	八五	陳介石師之史論·····	一〇九
識語·····	八七	鸞飛魚躍·····	一一〇
計開方式·····	八九	科學家信佛者·····	一二一
西江月詞·····	九〇	葬地生熟·····	一二五

學步效顰之醜態·····	二七	高吹萬扶乩·····	一五〇
趙橋叔·····	一九	發幣於公卿·····	一五二
何子貞嫉吳攘之·····	二〇	少年行動·····	一五三
熊秉三·····	二三	習跪·····	一五五
清代試士瑣記·····	二三	胡林翼左宗棠·····	一五六
周之德·····	二三	紅學·····	一五六
童瘋子·····	二五	錢塘汪氏 西征隨筆 獨翁·····	一五九
李鍾嶽·····	二七	譚廷獻 戴望 潘鴻·····	一六一
宋恕·····	二四〇	幸草道人·····	一六三
與許緘夫談梁山舟逸事·····	二四三	徐鴻寶說·····	一六五
你也配·····	二四四	落花春雨巢日記·····	一六七
王湘綺不知書法·····	二四六	吳待秋畫·····	一六九

畫可複定乎·····	一七〇	日本之畸人·····	一七五
爲政當從根本上辦·····	一七一		
罵人爲畜生·····	一七四		

胡雪巖之好色

胡雪巖既致富，蓄妾三十人，衣以錦繡，而色皆殊；常分兩隊，與其婦各率其一，仿象棋指揮作戰以爲樂。雪巖設慶餘堂藥店於大井巷，修製鹿茸，龜膠及諸滋補之品，日食皆珍物也，以是體充健，白日行房事焉。雪巖之致富也，以太平天國得勢江南，王有齡左宗棠先後撫浙，皆依其辦軍需，其所置銀號曰阜康者，馳名國中，阜康一紙書，可以立措巨款金資也。以是雪巖亦不甯厥居，而所至有外室。有某告余曰：雪巖一日渡錢塘江至蕭山，於橋中見一女，有色，卽爲其所從客稱之，客其銀號夥也。雪巖歸過其地，則已于女家爲其置行館，女出拜稱主人矣；雪巖大喜，蓋夥知其意，爲貨女母成之，雪巖數宿而歸，留銀五百兩，後月復資之，每過江安焉。

張之洞

清代官場禮儀，皆有定制，著於會典。司道謁督撫，督撫不迎，而司道退，必送之儀門；蓋故事於二堂治事，距儀門數十步耳。後多別設簽押房治事，而延客或在花廳，則距儀門遠矣；（儀門在大堂煖閣後）以是督撫送客僅及廳門而止。張香濤太年丈之洞，南皮大家也。兄之萬狀元及第，官至尙書；濤丈亦一甲第三人，一門鼎貴。及總督湖廣，垂二十年，恃資望驕蹇，惟禮名士，視僚屬蔑如也。布政使某者（忘其姓名）負時譽，濤丈亦不加禮；某不平，一日，白事已，告退，濤丈才送之廳門，蓋習以爲常矣。某忽曰：『請大帥多行幾步，本司尙欲有白；』濤丈不意有他也，從之，而某殊無所白；行及儀門矣，濤丈乃曰：『貴司果有何話？』某乃反身長揖，曰：『實無話，儀制督撫送司道當至此耳；大帥請便。』濤丈爲之氣

結，然不能斥也。

濤丈起臥不定，或數夕不寐，或一睡數日，其睡不擇時地，往往即於座上合目，侍人急以身支之，更番至其覺而罷。一日有急事當入奏，其性本急，立命起草，親有更定，即飭繕發。故事，發摺（奏書通稱奏摺）當備香案，行大禮，鳴砲以送，吏役悉以具矣，而丈已合目；如是伺之者三日始覺，則咎侍者，然已無及矣。

清帝惡洋鬼子

吾鄉孫子授太世丈詒經，清同光間，仕至侍郎；嘗充毓慶宮教讀，謂同僚中有佩計時器者，一日爲穆宗所見，詢爲何物。丈具以對，穆宗遽取而毀之，作色曰：「沒有這東西，便不知時候？」又時爲歐洲人小偶像，成輩列之，以刀以次斫去其首，曰：「殺盡洋鬼子。」按清室祖宗頗崇歐洲技巧，故宮尙存奇異巨鐘，皆乾隆以前歐洲各國所進也。穆宗不應未見，蓋以文宗爲英法聯軍所迫，出狩而死于熱河，以此致恨耳。後一事據吳永庚子記變（書名或誤，記不真矣）謂是德宗事，然余聞之余母，余母則述先世所聞也。

清 帝 惡 疾

清帝死于痘者二，世祖及穆宗也。然穆宗實以梅毒致崩，飾爲出痘耳。

大成教魁

沈庭民來，談及大成教；庭民曰：「王錫朋與先君共事張勳果，隴山東巡撫幕，（按：隴，錢塘人，孫慕韓丈寶琦之婦翁也。）其私行極好，官知縣亦極清廉。然其學則糅合三教，而實則歸于道，道又爲漢魏以來之道教而非黃老也。門下無所不有，達官貴人至於販夫、走卒、男女老幼無不收錄。清末，大僚如毛慶蕃（按：曾官上海道護理陝西總督，又清學部尙書榮慶亦其門人）近時則倪嗣冲王占元皆出其門。受業者先以占卜，卜皆應其人，是以共神之。既執贄則授以真言，甚祕。其弟子事之如嚴父，偶違師旨，則長跪謝罪。一日，慶蕃侍其游杭州之西湖，偶失旨，卽然；從者如雲，不敢避也。其教統則自伏羲炎黃以後，雖文王孔子不得與，直至周敦頤。得濂溪之傳者卽周太谷也。太谷嘗在廬山設教，有人容貌衣履甚怪，來從

受道，既而其人驟然不見，索之池畔，得贊帖。乃曰：「此龍王來受教也。」人共靈之，從之者遂衆；錫朋實得其傳焉。錫朋說論語「學而」一章，謂隱藏麟鳳龜龍四字，其怪誕皆類此。居蘇州，里中人莫非其徒。錫朋知余亦家蘇州，欲來會，余以父執也，先之；既而來報，弟子塞途，皆從于輿後。『廕民又曰：「老殘游記中之三教大會，即寫此事，蓋鐵雲亦此中人矣。」余按老殘游記中之山東巡撫，即張曜也。

圖耘先生之盛德

余家故業農，至曾祖父圖耘先生，始自紹興縣東勝武鄉懷錢二百文渡錢塘江抵杭州，時年十二；子身無所依，遂投一製履師爲弟子；及壯，自設小店于橫河橋（今名東街）。先生性嚴質，所製履工料皆不苟，其底使堅硬如板，以故步雲齋之鞋，名于省會，而得積資焉。然先生不自吝，人有稱貸，必滿其意；每當歲除，卽以小紅紙封銀五分乃至數錢，于昏夜出巡僻陋，密聽貧困有嗟窮者，卽乘隙投封而歸；歲有所費，不恤也。久之，人知爲先生所濟，來謝，先生亦不受。及余祖父舉進士，官京曹，始以店授弟子陳元泰，而就祖父之養；先生不習宦禮，苦之；祖父之同年友來謁者，修後生禮呼年伯；先生長揖之曰：太年伯；遂深居不易見客。

父子平等稱呼

建國前，自由平等之說，與西賈之舶俱至；少年聞之，競相傳話而主張焉。吾杭夏穗卿丈曾佑，以光緒十六年春試爲進士魁，入翰林，其於書無不讀，重譯之籍亦容心者。其子元璫自杭州求是書院轉入南洋公學，復游學於德國，歸爲北京大學教授，以善相對論名。其在公學也，作書與穗丈，徑稱穗卿仁兄大人，穗丈得之莞爾，卽復書元璫，稱浮筠仁兄大人，浮筠，元璫字也；穗丈不諱，笑語友好，皆服其豁達。同時，陳仲甫與其父書，亦然。仲甫，獨秀故字也。其父以道員候補於浙江，不修邊幅；仲甫習其風，風流自任；某年，邵裴子寓上海一逆廬，聞鄰舍嬉笑聲甚大，自窗窺之，則仲甫擁其妻妹，手觸其脅窩以爲樂也。